經韵樓集

經韻樓集目錄

卷一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李松雲寫十三經跋
重刊周易本義原本序
毛詩故訓傳題辭
跋黃蕘圃蜀石經毛詩殘本
讀詩序禮經注
濟盈不濡軌傳曰由輈以下曰軌
皖字攷

炮炰異字說
摯中氏任解
詩執熱解
奚斯所作解
奚斯所作解下
毛詩罙入其阻說
伊雒字古不作洛攷

卷二

周禮漢讀攷序
書周禮漢讀攷後

某讀爲某互易說
禮十七篇標題漢無儀字說
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且字攷
古喪服經傳無子夏傳三字說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夫妻胖合也
闕中
女子子適人者至婦終之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大功殤服章經不摎垂蓋未成人也

卷三

小功章大夫公之 至 長殤

小功章夫之姑姊妹 至 長殤

緦麻章族曾祖父母 至 族昆弟

緦麻章從母昆弟 至 服也

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

婦人爲夫之曾祖父母服說

昆弟之子婦服攷

繐衰章傳曰 至 縷也

與阮芸臺書
粱曰薌萁
月令天子親載耒經注攷
月令參保介御之閒經注攷
侍坐則必退席至側也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
大學在明明德在親民
大學此之謂自謙注釋
卷四
春秋左氏古經題辭

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
春秋經殺弑二字辨別攷
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序
君母殺君當書弑論
春秋經成公十年無冬十月攷
密州說
左傳刊杜序
與嚴厚民論左傳一則
駁山東巡撫請以邱姓人充先賢左邱明後博士
議

前議附錄
公羊經傳弑字辨誤
公穀記孔子生說
孟子聖之於天道也說
補孟子疏一則
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
與郝戶部論爾雅書 闕
讀爾雅釋山論南嶽
卷五
書漢書楊雄傳後

校漢書地理志注
地理志觀縣攷
朐忍攷
與孫淵如書
訂說文顯然誤字
說文劉字攷
與江晉三說說文牙字
說荷
溴濡灤三字攷
與章子卿論加字

與阮梁伯書
與胡孝廉世琦書
書類篇金部後
與錢辛楣學士書論絑字
卷六
跋古文四聲韵
荅丁小山書
聲類表序
刻聲韵攷序
江氏音學序

答江晉三論韵
釋拜
自跋釋拜後
卷七
衛宏官書攷
唐蒙博物記辨
書新唐書忠義傳後
薛尚功鐘鼎款識寫本書後
書干祿字書後
中水攷上

中水攷下

校水經江水

校水經潒水注

水經注之滋沱在南郡邔縣北

水經無泒河

記洞過水

與梁耀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

與方葆巖制府書

與方葆巖

趙戴直隸河渠書辨

東原先生札册跋
祭戴東原先生文
荅程易田丈書
戴東原先生配享朱子祠議闕
上大興朱中堂書闕

卷八

潛研堂文集序
王懷祖廣雅注序
經義雜記序
王樸莊遺書序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娛親雅言序
博陵尹師賜小學恭跋
跋白氏六帖三十卷宋本
與張涵齋書
與阮芸臺書
記変花
周漪塘七十壽序
張涵齋八十壽序
誥封孺人戴母八十壽序

八十自序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四川嘉定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陳芳林墓誌銘
前明四川定遠縣知縣高蘇生墓表

卷九

仁和龔氏四世祖德碑
中憲大夫雲南分巡迤南兵備道龔公神道碑銘
送龔埍之徽州郡守序
外孫龔自珍字說

與外孫龔自珍札
懷人館詞序
龔自珍妻權厝誌
先妣梳几銘
臧孝子傳
誠孝潘式周傳
蔡居拙傳
蔡一帆先生傳
高蘇生先生傳
十經齋記

觀于忠肅公玉帶記
新雨堂記
納溪縣瘞溺記
書富順縣縣志後

卷十

明三大案論
明世宗非禮論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論紅丸

述筆法

富順縣宋薛翁祠碑

南溪縣漢黃烈婦廟碑

書碑後
杭州紫陽書院碑
卷十一
二名不偏諱說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至余子古今字
禮記四郊小學疏證
周人卒哭而致事經注考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禮器注告尸行節至無方
雜記公視大斂

䦕饗二字釋例

說文饗字解

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名實異同攷

與顧千里書

附復書

荅顧千里書

附顧千里學制備忘之記

卷十二

與顧千里論學制備忘之記

再

三

四

五

六

七

與黃紹武書

附顧第三札

與黃紹武論顧第二札

荅黃紹武書

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與陳仲魚書
吳都賦蕉葛竹越解
使乎使乎解

經韻樓集卷一

金壇段玉裁若膺

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

六經猶日月星辰也無日月星辰則無寒暑昏明無六經則無人道爲傳注以闡明六經猶羲和測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也孔子既沒七十子終而經多岐或漢初儒者各述所聞言之詳矣而書不盡傳迨鄭康成氏囊括百家折衷一是其功最鉅而其要在發疑正讀其所變易其所彌縫蓋善之善者也顧鄭氏於六經不盡注自是而後南北學者所主不一唐人就所主爲正義焉貞

觀中有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唐以前各家經本乖異立說參差皆於是焉可考又有顏師古奉勅考定五經凡正義中所云今定本者是也至宋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疏於是或合集爲十三經注疏凡疏與經注本各單行也而北宋之季合之維時釋文猶未合於經注疏也而南宋之季合之夫合之者將以便人而其爲經注之害則未有能知之者也唐之經本存者尚多故課士於定本外許用習本習本流傳至宋授受不同合之者以所守之經注冠諸單行之疏而未必爲孔穎達賈公彥所守之經注也其字其說乃或齟齬不謀淺者乃或

改一就一陸氏所守之本又非孔賈所守之本其齟齬亦猶是也自有十三經合刊注疏音釋學者能識其源流同異抑尠矣有求宋本以爲正者時代相距稍遠而較善此事勢之常顧自唐以來積誤之甚者宋本亦多沿舊無以勝今本況校經如毛居正岳珂張淳之徒學識未至醇疵錯出胷中未有眞古本漢本而徒沾沾於宋本抑末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尊崇經術遠邁前古恭逢

皇上修明備至其閒鴻生鉅儒往往講明有過唐宋者

臣玉裁竊見臣阮元自諸生時校讎有年病有明南北雕及常熟毛晉十三經注疏本紕繆百出前巡撫浙中遂取在館時奉
勅校石經儀禮之例衡之羣經廣搜江東故家所儲各善本集諸名士授簡西湖詁經精舍中令詳其異同鈔撮會萃之而以官事之暇乙夜㸐燭定其是非會家居讀禮數年乃後卒業分肌擘理挈然悉當其學贍其識精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坿釋文校勘記二十六卷俾好古之士以是麟次櫛比詳勘而丹黃之家可具宋元本人可由是尋眞古本漢本其在今茲有

是書較陸德明釋文之在唐初爲無譌矣拱校儷經注之書亦猶步算之於日月星辰也千百年而步算有差焉則隨時修正之千百年而經注之譌又或滋蔓焉亦隨時整飭之又烏知今日之不譌者異日不且譌哉所望步算日月星辰者有如此日而已矣嘉慶戊辰歲酉月金壇貢士前巫山縣知縣臣段玉裁記

李松雲寫十三經跋 庚午正月

古人經書必手寫故能熟自刊版盛而寫經者稀矣松
雲先生二十登翰苑歷典江南山東福建諸大郡政事
之餘寫十三經十二年而卒業始先生在翰苑辭華之
美竝駕王楊盧駱海內但知其能詩文豈知其心醉六
經爲近日經生之所不能爲如此哉吾鄉蔣拙存先生
以唐開成石經字蹟不足觀年將六十奮筆寫十餘年
而成獻之册府卒邀
高廟鑒賞泐石昭
國朝盛典今松雲之勤何減拙存且小楷得法於舅氏

梁文定公尤可寶貴吾知藏之名山即同西河石室傳之子孫亦媲王氏萬歲通天帖焉

重刊周易本義原本序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費所同也或問曰朱晁說之之言曰費氏始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然歟曰非也聞諸東原師曰儒林傳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葢謂費氏易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如左氏傳初出學者徒摘取其古字古言至劉子駿始用以釋春秋經也且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孰謂費氏之書早改竄十二篇如王氏輔嗣之書也哉然則改竄十二篇放於輔嗣乎曰

放於鄭後司農何以證之魏志淳于俊對帝曰鄭元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可證也然則鄭之書與輔嗣同乎曰不同鄭之書彖大象文言附於卦辭後王所同也六爻象辭總附於六爻經文後王所異也何以證之孔氏沖遠正義於坤初六曰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不言輔嗣以前已各附當爻下也然則朱子云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說不然乎曰不然也何以證之魏志魏帝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

義一也今彖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云今彖不與經文相連者葢謂漢石經之屬自若十二篇也云注連之者謂鄭注本則彖與經文相連彖傳在六爻爻辭之後亦是相連非獨彖辭是經文也如今本至哉坤元屬於東北喪朋安貞吉也然則鄭本可知矣且孔沖遠於坤卦不言彖大象文言本在六爻經辭後而王移之然則鄭本逾可知矣然則鄭本之乾卦同於輔嗣乎曰以魏君臣問荅求之鄭之乾同於輔嗣坤以下惟小象不析爲六耳然則輔嗣何以於乾獨不從鄭也曰以存古也三聖之辭每卦中依其時代不倒亂其先後晉汲縣所得周易上下篇無彖

彖文言繫辭是也然則宋呂氏伯恭因晁氏嵩山古易八篇參考傳記定爲十二篇朱子本義從之其不謐於鄭乎曰不謐鄭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故分附之如就禮經爲注分小序故訓傳散附毛詩之比假令學者不憚煩勞分三聖之辭先後諷誦乃後博覩注說固鄭所深取也方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朱子本義一書自明時爲妄庸人割附程子易傳不獨變紊十二篇抑使朱子文義多有不可通之處寶應劉君餘齋有憂之爰取宋本附載呂氏音訓重刊行世尊　功令也尊朱子也玉裁以謂此非宋易而眞漢施孟梁丘費之易也執十二

篇之舊以尋求漢易學於已墜餘齋之功豈淺鮮哉

如此剖析似得其實端臨以爲何如也 自識

今按疑不能明此序未敢自信也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玉裁宰巫山事簡所訂也曷為三十卷從漢志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厠曷為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末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為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本各自為書今釐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亦省學者兩讀也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今無攷也傳之與經雜厠放於何時葢鄭君箋詩時所為也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學

官而三家既亾孤行最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於春秋子夏之於喪服某氏之於小正皆是也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爾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序亦毛公作與鄭志於常棣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洗重曰據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衞宏作毛詩序一語爲左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述之猶韓詩芣苢漢廣汝墳蝃蝀賓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

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爲毛公所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以序放於子夏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其辭亾而其義存也以序述於毛公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皆大夫刺幽王鄭箋皆當爲刺厲王定爲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也鄭箋云衆篇義合編至毛爲故訓傳時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篇義列於篇首放於毛公也今仍之者從其舊也列故訓傳於篇後而正其譌踳補其脫落其逕釋大義者則必複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複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斟酌

婟緜縟也春秋小正傳體無不複舉經文者毛公傳體亦猶是也箋詩時析置經文下則刪節其複舉而轉寫又多譌婟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有其名無其實然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編烏可以已也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略詳疏密審其是非今本合一而人多忽之不若分爲二次第推尋也

跋黃蕘圃蜀石經毛詩殘本

余少時聞蜀石經兼有經注慽不得見乾隆壬辰至成都暇則欲訪尋文翁高朕講堂舊址孟蜀廣政時所刻石及宋皇祐以前所補以爲能見殘碑破字於荊榛瓦礫中未必不可以爲讎校之助也而知交無同好者獨往今府學中光洸響絕爲躊躇歔欷者久之自此留蜀數年南至於瀘定橋東至於巫峽閒問諸所見士大夫莫有藏拓本一片者南歸後裔居姑蘇閶門外於故友陳芳林樹華家見蜀石經左傳數百字錢曉徵少詹事錄諸潛研堂金石跋尾今爲唐陶山刺史物者是也嘉

歲甲子黃蕘圃主政又得蜀刻毛詩召南一卷故杭郡
黃松石老人物雖才一卷較陳氏所得左傳字數多矣
乾隆初年武英殿刊注疏校毛詩諸臣引蜀石經自周
南至邶風靜女凡四十一條以後則不引蓋當時所見
祇三卷而已昔在蜀見錢塘張君名賓鶴年已六十餘
能詩歌篆隸多見古物云親見松石蜀石毛詩全部昔
育恐育鞠無下育字天天是椓作天天壘字記此二處
與世閒本絕異余嘗識之於懷今蕘圃所得召南諸條
無不與殿板諸公語合者惜此卷之外皆不知飄落何
處矣厲樊榭詩集中亦載周南汝墳蜀石惄如輖飢與

今本作調飢異卽冬日南華堂所爲作詩者也殿板注疏獨未載此一條蕘圃好古故古物聚焉吾烏知松石翁之全詩以及諸經拓本不將不脛而歸於士禮居哉寸蘤齋養新錄取江有汜之子于歸有于字爲勝又昔育恐鞫亦視他本爲勝余則謂鄭箋釋兩育甚明辛楣偶未省照也余爲阮梁伯定十三經挍勘記則取甘棠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此與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同解今本有不字非也

讀詩序禮經二注

詩序曰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注云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各本皆無文王字惟殿板引蜀石經有之愚初不謂然以大王王季正蒙上諸侯言若文王受命則所謂王者似不當仍系之諸侯也既讀禮經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注云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燕禮遂歌鄉樂注同皆以周南召南分屬文王及大王王季與

今本詩序注無不合矣旣又讀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俗本無此四字李如圭本有之明嘉靖本有之今黃丕烈所藏宋板經注有之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四字惟李如圭本有之乃宣周南之化周南下各本衍召南二字惟李如圭本無之推求其故蓋俗本作躬行以成王業刪去召南之教四字并入於此耳其善本復古者則又但增召南之教四字於上而不知刪此召南二字惟李本乃爲最善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據此注與飲燕注晷異蓋彼舉其大凡此爲詳悉文王未三分有二未受命爲王亦居岐山之陽行召南之教亦諸侯之風也召南詩序四言文王兩言召伯固與周南皆文王

之詩云先王之所以教者本其流風善政之所由來起於大王王季緜之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其意一也然則注詩序云斥大王王季文王正與鄉射注合李善注文選毛詩序全用鄭注作斥太王王季文王也知古本如是倘無文王二字則召南十四篇豈專爲大王王季而作乎因是言之周南言后妃之德者謂文王受命以後之大姒也召南言夫人之德者周姜大任文王未受命時之大姒皆是也詩謚云初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夫后妃夫人之德皆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也故約之曰先王之所以教文王一人而兼王者諸侯之風故大姒一人而兼后妃夫人之稱朱子詩集傳乃以鵲巢采蘩之夫人係之南國諸侯顯非序意而又云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小序之言得之矣豈不誣哉序分王者諸侯之風鄭注禮作詩譜則曰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此非有異說也有聖人之德宜爲王者有仁賢之德宜爲諸侯文王之德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極盛矣宜乎受

命作周矣周南召南其地皆由岐下而南國也其君皆主文王也其風之氣象有小大焉大師陳詩非分之於地非分之於人於其詩之氣象分之而已矣

禮注自相鉏鋙處禮注與詩序不合處又詩注禮注譌舛闕字處一一攷證而得其是若非年至七十有四不能知此甚矣天之厚我而不可一日自棄也戊辰六月四日謹記

濟盈不濡軌傳曰由輈以下曰軌 戊辰六月

此詩古本作軌从車九聲釋文曰舊龜美反是也唐石經作軓从車凡聲蓋由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而孔沖遠正義襲其說改經作軓辯其非軌謂寫者亂之唐石經從之耳軌之訓車徹也軓之訓車軾前也孔氏謂不濡軌斷非不濡車徹軌之見少儀者謂車轊其字當作軹作軌乃誤字又非此詩之用以所據毛傳由輈以上之文求之輈上於軸輿上於輈軓於輿最前故定爲由輈以上曰軓此陸氏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然與牡爲韵音既不諧輈雖下於軓然云由輈以上曰軓亦未安

朱子詩集傳江慎脩戴東原師皆仍作軌而又不能言其義謂濟盈水中不濡陸路之車轍語甚無謂也惟李進士成裕王觀察懷祖言之近理成裕曰軌自有二義一則車轍也一則車轊頭也少儀祭左右軌謂轊頭不必作軓此唐以前舊說見於釋文孔沖遠所駁者而成裕取之似近是矣但轊下於輢不得云由輢以上故懷祖云李說能正唐以後之誤據今本云由輢以上爲軌軌非輢上之物不可通葢傳文本作由輢以下爲軌車軸在輢之下兩耑出轂外者謂之轊頭又謂之軌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葢古本皆作由輢以下

爲軌故訓相傳爲車轍至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始誤作上遂疑軌爲軓之譌二君精思卓識不可及矣愚謂凡云以上以下者皆正直言之非迤衺言之上章傳云由厀以上曰涉謂厀之上帶之下淺深不定皆涉也云由帶以上曰厲謂帶之上心之下淺深不定皆厲也今謂軸下於輢則轄亦下於輢是迤衺旁行言之與陸孔所謂軓高於輢者皆高庳甚微又皆衺行非正上正下懷祖正由輢以上爲以下誠是矣而未得以下之解訓軌曰轄恐雖古說而尚未得其實也軌之文雖在而軌之義則訓爲車徹車徹之訓出於說文本無不是而俗

僅以地上兩輪之迹釋之兩輪之迹出於徹而非徹猶迹出於履而非履也凡字有本義焉有引申叚借之餘義焉守其本義而棄其餘義者其失也固習其餘義而忘其本義者其失也蔽蔽與固皆不可以治經於軌徹字徵之矣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閒也輿之下兩輪之閒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爲轐轐之上爲輿由轐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轐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淺過軸而至轐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轐爲高下之節曰由轐以下曰軌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自其廣陿言之所

謂徹廣六尺也毛公曰由輈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所謂軹崇三尺三寸也毛不言兩輪之閒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陿也凡試有言廣陿者如涂度以軌是也有言高下者如濡軌濊軌是也濊軌見晏子春秋曰其濊以濊軌此轍謂地上車迹沒濊軌文選懷舊賦轍含冰於氷中氷凝積高過於軌也有兼高廣言者如穀梁春秋曰車軌塵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曲禮所謂騶塵不出軌也中庸曰車同軌蓋亦兼高廣言其軹之崇其徹之廣必如考工記所云所謂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也軌之言矩軌物之稱由此而起軌音同九九之言聚匭匣之字由此而生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老

子曰當其無句有車之用軌徹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與轍以爲言少儀言左右軌何也輪內之稱用爲輪外之稱左右軌卽周禮大馭之兩軹也軹者轂末小穿轊者軸末皆中於輪故鄭以轊釋軹亦謂之左右軌者以其高下之度外內正等者而言鄭注少儀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謂其高下畧等耳詩正義云少儀之軌當作軹非是是故由轍以下曰軌自其裏言之曰左右軌曰車不得方軌自其表言之高氏云兩輪之閒曰軌去輪言之則空處連輪言之則禮記之左右軌也車人徹廣六尺自其裏言之匠人注徹廣八尺自其表言之孟子曰城門之軌左傳曰下視其徹自其軌徹所輾轢之迹言之左右

軌及城門之軌下視其徹皆軌徹之餘義也舊說詩者謂車轊頭此以餘義廢本義而不知左右軌之名起於輪閉軸下空方之處兩旁可稱左軌右軌不得徑稱軌也朱人注經於詩曰車徹也此雖同說文但說文謂輪閉軸下曰徹朱子則謂輪迹詩正義云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詩釋文云軌車轍也皆謂車迹爲軌轍知唐陸氏孔氏早不解軌轍字於孟子曰軌車徹迹也此一處不誤但迹上當有之字於中庸曰軌徹迹之度此言車制不言迹也迹之所以同者由於制之同立文不當言迹又以最後之餘義說經而不自知逐末忘本有當有不當也李善注懷舊賦徹含冰以滅軌引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迹曰軌此亦以餘義說本義也此篇詩傳四言禮義以不濡軌喻禮義之防尤爲顯

白云濟盈不濡軌者謂凡渡盈水決不渡濡軌之盈水不及軌者乃可渡違禮義不由其道猶濡軌而渡之矣亦猶雉鳴而求非其牡矣云求其牡者以刺求非其牡也與不濡軌皆正言之也毛傳不獨由軓一語有譌字以下亦恐有奪文毛公立文至爲精覈段令經是軓字則傳當云車軾前謂之軓段令經謂車徹迹則傳當云車迹謂之軌段令經謂轊頭則傳當云車軸耑謂之左右軌而皆不爾故可因以知軌之本義說其源流旁通諸經以爲後學持贈俾明訓詁之理

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索隱云張揖曰結屈也

軌車迹也今按結訓屈與王逸注楚辭結訓旋正同
謂旋其西征之軌而東鄉與還轅同意非謂車迹也
葢張揖已不知軌矣周禮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
五軌卽方軌之說方者竝也竝九軌竝七軌竝五軌
涂廣如是豈計地上迹耶

睆字攷 己巳五月

今毛詩有三睆字一凱風睍睆黃鳥傳曰好皃一杕杜有睆其實傳曰實皃一大東睆彼牽牛傳曰明星皃釋文皆華版反杕杜釋文曰字從白或從目邊非南宋刻毛詩傳箋有非字其正文作有皖其實皖實皃此古本也惟陸氏經文作皖故釋文云字從白或從目邊非倘經文從目則不當先白後目矣今本釋文乃改作睆從目而刪非字由改經傳從目則勢必出此耳大東今經傳亦作睆而廣韵二十五潸皖戶版切明星也睆戶版切大目也此非唐韵所據大東作皖之證乎凱風之作

睆亦恐後人所改五經文字雖無睆字然目部曰睍見
詩睆見禮記則其所據詩不作睆可知也檀弓曰華而
睆釋文亦云華版反鄭注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
刮此五經文字所謂睆見禮記也釋文曰孫炎云睆漆
也然則叔然謂檀弓當作垸與𥈎睆睆三字皆不見
說文而時俗任意通用大約古作睆或作睆又譌爲晥
即如地理志廬江郡皖縣漢書宋本作晥從日今本作
睆從目而廣韵睆縣名胡管切集韵類篇皆云睆縣名
在廬江戶管切後漢郡國志亦作睆此皆字誤而從日
者也集韵類篇皆云皖吾官切地名在舒通典作皖音

㠯此皆舊本漢書之從白者也今本漢書作皖則亦校
雠者以睆改皖也睆本說文所無而徐鉉謂睆卽睅之
或字增此篆文未詳所據今經典及地理志皆宜依毛
詩釋文作皖從白音戸板反不當從目尤不當從日

炮炰異字說 甲戌

詩言炮者四瓠葉閟宮是也言炰者二六月韓奕是也多以爲偏旁小異而不知本有二字瓠葉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傳曰毛曰炮（毛下當奪燒字）說文曰炮毛炙肉也鄭注禮記曰裹燒曰炮禮運以炮以燔以亨以炙內則炮取豚若牂封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苴郎包也）塗之以堇塗炮之塗皆乾擘之蓋炮必連毛故閟宮曰毛炮傳曰毛炮豚也今詩閟宮作炰乃誤字也炰乃蒸煮之名其異體作炰服虔通俗文曰燥煮曰炰六月韓奕皆言炰鼈鼈無毛非可炮者於蒸煮宜鄭注禮經大射

儀言⿰火缶鼈膾鯉宋嚴州本不誤宋本單行儀禮疏不誤
內則言濡鼈濡同胹胹爛也鼈斷不可言炮毛詩作炰
與炮異體葢古本相傳如此乃缹之古字也缹之語如
今言煨俗語如烏炮字火在旁故炰火在下以別之說
文有炮無炰葢本兼有二字如袌袍蛓蛾棗棘東杲杳
之例而刪其一一炰或變爲缹又變爲⿰火缶包聲缶聲古音
同在尤幽部集韻四十四有缹炰二形同俯九切葢於
韓奕正義得之廣韻集韻五爻炮炰二形同蒲交切誤
也經典釋文炰字不作音亦誤說文衮下云炮炙也以
微火溫肉此炮必炰之誤炰炙者以炰法爲炙非炮也

炮下云毛炙者連毛燒之以爲炙非燒肉之炙也炙下云炮肉者炮肉非炮毛也自說文失去炰篆誤認炮炰一字而其義晦久矣肉加於火上曰燔貫肉加於火曰炙生民作烈煮之鑊曰亨凡炮燔炙鐇鐐不用鑊炰煮亨烝用鑊下

大射儀羞庶羞注有炮鼈膾鯉雉兔鶉鴽釋文炮薄交反或作炰缹同音缶此陸本作炮而附炰缹字也賈正義曰知有炰鼈膾鯉者按六月詩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又云飲御諸友炰鼈膾鯉故知有此也此賈本作炰而釋以六月之炰也賈疏單行宋本今現在黃氏丕烈

所今注疏則缹譌炮炰亦譌炮矣六月字作炰正義不言炰同缹而韓奕炰鼈鮮魚正義曰按字書炰毛燒肉也（炰非炮也此句誤）缹蒸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煮曰缹然則炰與缹別（此句誤）而此及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缶（舊作缹誤）然則炰與缹以火孰之謂烝煮之也據此疏則炰別於炮而音缶與缹同字賈云音皆作缶者必據漢魏六朝相傳舊音而言陸氏於二詩不云炰音缶於禮別炰缹爲二字疏矣孔正義引字書炮毛燒肉也缹蒸也所謂字書即說文說文本有缹字而今佚之

摯中氏任解　甲戌閏二月

摯者何國也中者何仲也古多假中爲仲仲氏者何男女異長於女之第次爲仲也仲下言氏者何氏者分別之詞也別之於伯叔季也男子以氏分別之孟孫氏叔孫氏是也女子以長第分別之戴嬀大任之言仲氏是也婦人以伯仲爲字稱其字以別其人也春秋魯女言伯姬叔姬親之也他國女來爲夫人言姜氏風氏姒氏者畧其伯叔言氏以尊之也亦以姓別之之詞也任者何姓也任之姓始於黃帝十二子女必稱姓者男女辨姓之禮著其姓以別於夫之姓也男子重氏故曰孟孫

氏曰叔孫氏舉氏可辨其宗女子重姓舉姓可畧其氏然則何以男子氏冠於名之上女子姓著於下也屬辭之道也婦人或以其父氏爲稱如東郭姜是也或以夫爲稱如夏姬雍姬棠姜是也或以字稱如伯姬叔姬是也或以謚爲稱如文姜宣姜莊姜是也或以所之之國爲稱如宋伯姬齊王姬是也或以本國爲稱如王姬陳嬀是也假而以姓冠於上姓大氏小是女得稱姓而男子反不得稱姓假而男子以姓冠於氏則文大緐假而女子稱氏不稱姓則先王所謂百世昏姻不通者同姓也非獨同氏也故著之於下以該稱國稱伯仲稱父之

氏稱夫稱謚諸文辭皆必約之於姓此古者立文之微意曰摯仲氏任來嫁于周不曰摯任仲氏其爲言卽春秋紀季姜歸于京師之所本也男子先氏女子後姓別於男子也經本作中傳本作仲互易之者非也

詩執熱解 己巳

左傳北宮文子論鄭事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公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正本北宮文子語尋詩意執熱言觸熱苦熱濯謂浴也濯訓滌沐以濯髮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以潔其體以求涼快者乎乃常情常事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注皆云濯其手轉使義晦由泥於執字耳杜子美課伐木作詩示宗武云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謂爾等

不避暑熱忍耐煩促而爲伐木禦虎之事也與下章信行遠脩水筒詩觸熱藉子脩同意又有熱毒簡崔評事十六弟詩云開襟向內弟執熱露白頭此謂當暑而不冠也子美得左氏毛公正解矣凡爲熱水所湯者不可以冷水浸激今注云執持熱物以水自濯其手不切於事情也湯去聲

奚斯所作解 辛未三月

此章自徂來之松至新廟奕奕七句言魯修造之事下奚斯所作三句自陳奚斯作此閟宮一篇其辭甚長且甚大萬民皆謂之順也作詩之自舉其名者小雅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曰吉甫作誦穆如淸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併此篇爲五云奚斯所作卽吉甫家父作誦之辭也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卽其詩孔碩以畜萬邦之意也所字不上屬所作

猶作誦作詩之云以作爲韵故不曰作誦作詩耳漢人
言詩者無不如是偃師武虛谷援楊子法言後漢書曹
褒傳班固傳及諸石刻之文度尚碑太尉劉寬碑綏民
校尉熊君碑費汎碑楊震碑沛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
表一一可證文選兩都賦皋陶歌虞奚斯頌魯注云韓
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
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分釋二句
甚明學者多謂毛詩與韓大異毛傳曰有大夫公子奚
斯者作是廟也愚謂毛詩廟字必詩字之誤傳之原本
必重舉奚斯所作而釋之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

詩也翦割毛傳者盡去其複舉之文則以新廟閟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相聯爲順而改詩爲廟此其與韓不同之故以奚斯所作上屬者乃鄭箋之說非古說也鄭箋之異於毛者多矣不當捉而同之也毛傳之辭最簡假令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連文毛如是讀則斷不注之曰奚斯作是廟矣毛傳旣詭鄭箋乖異而顏氏家訓乃云王延壽靈光殿賦陳思王承露盤銘序謂此詩爲奚斯所作於義乖矣洪容齋復揚其波其故總由將新廟奕奕二句連讀豈古人離經之法哉且路寢新廟竝言而下句乃單承廟字云作是廟於文法

亦未協也信其爲作是詩之誤矣且以經文言上孔碩言宮室下孔碩言詩歌乃無複贅

楊雄法言云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按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十二篇非正考父作也子雲當云奚斯睎尹吉甫古今鼓併謂奚斯但爲頌中所稱之人亦誤也

奚斯所作解下

或問曰如于之言鄭箋乃謂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鄭何以易毛曰鄭之意詳於謚矣其言曰成王時封伯禽於魯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鄭意作頌者作魯頌四篇也駉之篇義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定本此下有僖公字則以是字句矣史克所作謂四篇也

故不當閟宮獨爲奚斯所作此其所以釋奚斯所作爲修寢廟非作閟宮詩其釋新廟爲姜嫄廟者欲回顧首章故謂此新廟非春秋新宮之解也鄭意不憭然可見乎但奚斯所作三句相屬與家父作誦孟子作詩吉甫作誦皆四句相屬文法一例而詩篇義史克作是頌系之牧於坰野之下則是者是駉篇也安見可爲四篇所其乎下文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皆分著之矣行父旣請命於周諸臣皆得爲之不必皆克所作正義云史克作是頌不指駉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

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輩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漢人謂閟宮爲奚斯作不謂四篇皆奚斯作此語濫觴於顏氏家訓以附會康成而非詩序及毛韓古義

毛詩罙入其阻說

商頌罙入其阻毛傳曰罙深也箋云罙冒也冒入其險阻各本皆同今按毛鄭異字毛作罙即說文之𥥍字也鄭作冞即說文之冞字也二本不同而同之蓋陸氏釋文之過也說文穴部曰𥥍深也从穴从火从求省此義本諸毛傳网部曰冞冒也从网米聲詩曰冞入其阻此其字其義皆與毛異與鄭箋同蓋毛詩固有異本如同一周禮故書而不妨有異許鄭所攷毛詩作冞與毛所據作罙固不同與一曰今說文多經後人改竄陸氏所引說文冒也今說文作周行也不可通然則詩曰冞入

其阻六字安知非後人羼入許所本無許罙下曰深也囿即殷武之毛詩毛傳也鄭於毛詩改字多不云某讀爲某某當爲某此經依三禮之例當云罙當爲冞字之誤也省文不言但曰冞冒也而已魏晉以後不知其字不同冞冒也改爲罙冒也而陸釋文仍之毛鄭同一罙字同面規反不知面規可切冞不可切罙罙當式針反罙可訓深不可訓冒罙深於疊韵得義冞冒於雙聲得義罙而面規切是以冞音爲罙音也罙而訓冒是以冞義爲罙義也一則毛字毛義而非其音一則鄭義鄭音而非其字牛頭馬脯學者習而不察張氏五經文字徑

云罧罙音彌上說文下釋文相承隸省見詩由是此鍇
鑄成矣夫罧者寞之隸省一省爲宷再省爲罙如渓之
一省爲滐再省爲深也玉篇曰罧亾支切一作宷廣韵
曰罧武移切一作宷皆未嘗曰一作罙是皆知罙之在
侵韵不在支韵至集韵類篇而罧罙宷三形同字在支
韵葢襲經典釋文五經文字之誤而然學者莫之或省
也讀毛鄭詩者不但當求其義之異亦當求其字之異
如可以樂飢毛曰可以樂道忘飢鄭曰泌水之洋洋然
饑者見之可飲以療饑樂療各字亦未嘗有樂當爲療
之云可證此經罙罧蒙混於陸亂於張而成於集韵類

篇令說文有詩曰罙入其阻者淺人所增也開成石經作冞者彼不載鄭箋作冞無誤也但此從毛不從鄭衡門從鄭作㯮不從毛作樂其例不一

八月七日晨起偶得此義迅速成此恐或遺忘也

令攷正釋文云冞式針反毛云深也鄭作罙面規反鄭云冒也說文冞作突罙作罙計唐以前音義必有不誤如是者近刻朱子詩集傳字作冞冒也不冞不罙愈令學者失據

漢隸㴱或作深或作深然則突之隸變必亦作冞作冞可知也毛詩冞字葢漢魏相傳如此而一切字書

韵書不收致毛詩古字付之不可識說文古義付諸
不經見寧知說文水部湀下但云水名而不列湀淺
之義由許意湀淺本字作湀不作湀也其曰湀湀也
此直書毛傳爲以今字釋古字之例如舄下曰䧿也
亦是
鄭字異毛字者又如以歸肇祀毛云肇始也鄭云肇
郊之神位也鄭意肇當爲周禮兆五帝於四郊之兆
說文之垗也又如受命不殆毛無傳鄭云不懈怠則
毛作殆鄭作怠　肇域彼四海鄭云肇當作兆則毛
作肇始也鄭作兆兆域也於此云當作兆其例不一

伊雒字古不作洛攷

今學者作伊雒字皆作洛久無有知其非者矣古豫州之水作雒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載於經典者畫然漢四百年未嘗淆溷至魏而始亂之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此黃初元年改雒字之始曹丕欲改隹从水而先以漢去水加隹爲辭竟若漢以前本作伊洛而漢始改之者漢果忌水則國號漢者將何說乎卽如顏籀云光武以後始改光武又何以不改

漢而改洛乎攷之六經詩曰瞻彼洛矣毛傳曰洛宗周漑浸水也此即周禮之雍州其浸渭洛與伊雒了不相涉也周頌序曰周公既成雒邑其字釋文尚作雒也周易曰河出圖雒出書王肅本未嘗誤也王弼作洛正魏人用魏字也春秋經文公八年雒戎三經皆作雒左氏傳曰遂會伊雒之戎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曰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使祭史先用牲於雒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八字皆作雒不作洛

其在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豫州其川滎雒正義本不誤釋文本誤洛逸周書職方解漢地理志述職方皆用周禮之文二字皆分別皎然而淮南鴻烈墬形訓曰洛出獵山高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雒出熊耳高注熊耳在京兆上雒西北字一作洛一作雒亦分別皎然與周禮合是亦見古二水二字之分矣或者謂尚書禹貢洛字五見康誥洛字一見召誥洛字三見洛誥三見多士三見書序再見此非字本作洛之證耶曰此衞包不學無術謂雒古字洛今字以今改古也而其繆盭實自陸德明顏籀始陸氏

於周易周禮皆作洛而洛出書音義乃用漢家以火德王故從各佳之語周頌音義雒作雒音洛而亦云後漢都洛陽爲水德尅火故改爲各旁佳是誤謂周時本作伊洛而其於尚書之本作雒作洛未可知也今尚書音義乃宋人所亂師古則又有甚焉者其注地理志也於河南郡雒陽下云魚豢云魚豢作魏畧記魏黄初元年詔語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於是乃知班氏地理志二字本不亂師古乃擅改志中禹貢之文何以知班氏本不亂也上雒下曰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穀城下曰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

雒盧氏下曰伊水出東北入雒黽池下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丹水下曰丹水出上雒冢領山新安下曰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此豫州之雒也歸德下曰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懷德下曰洛水東南入渭直路下曰沮水出東西入洛此雍州之洛也其文明言禹貢雒水出冢領山倘前文稱禹貢者皆洛字不作雒字則此禹貢雒水前何所承乎何以云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乎是可以知小顏信丕之言謂漢改洛爲雒因謂三代本作洛取志中禹貢盡改之以合丕說然則河南雒陽豈光武始作雒陽西漢固作洛

陽乎西漢作洛陽則所作者西漢史也何必用東漢字乎曾不思一篇中首尾舛逆之不可讀乎又何以改禹貢之雒為洛而職方不改乎又何以五雒字改其四而伊雒瀍澗獨不改乎將毋率意點竄之未能周使其參差者與後人以指摘而聖經之舊幸可思而得歟衛包之妄改師古為之先導也據隸釋石經尚書殘碑多士篇兩茲雒字太史公書夏本紀述禹貢周本紀魯世家述周書字皆作雒今文尚書之不作洛可知也周禮天官序官注引召誥大保朝至于雒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古文尚書之不作洛可知也凡六經伊雒之字

可考者有如此師古不信古經班史輒用曾魚之言改之其他經史如國語伊雒之皆爲洛史漢或一篇一簡之內雒洛錯出皆寫書者之譌亂不可枚舉也夫羣言淆亂必有片言可以折衷者許叔重說文解字洛篆下舉雍州之水不言豫州之水豫水果古作洛也何不用漳篆竝舉三漳之例乎此所謂片言可以折衷者也若水經本有洛水雒水二篇今則洛水篇亡雒水篇乃作洛水東原師說水經乃魏人所爲不誠然與葢亦魏人用魏字與酈注中亦引去水加佳之語未免爲英雄所欺也

癸酉十一月十二日偶閱漢書高祖本紀漢王元年二年五年洛陽字三見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雒陽字凡七見不應前後乖異如此且一年之內前云帝乃西都洛陽後云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何自相矛盾乃爾今之通人亦無有隨手亂書者當由前半經淺人塗改从水後半未及爲之適此本流傳而爲汲古閣本他氏本未攷